

文/ 张 博

# 纽约剧场漫步之遍地开花的即兴剧

一位说着奇怪语言的“专家”在台上侃侃而谈，向观众介绍某种事物——例如鱼皮做的衣服，旁边有一位“翻译”给观众“同声传译”。其实大家都知道，“译员”根本听不懂“专家”的胡言乱语，只是根据他的肢体语言在编词儿。这词儿通常是极具想象力与喜感的，观众一面笑，一面还要假装正经的提问题——“专家”讲题目就是他们出的。“译员”要用听起来相似的“语言”将问题翻译给“专家”；“专家”回答，“译员”再“翻译”给观众，观众笑的更开心。如此周而复始，一对搭档结束，则换另一对上，依然由观众当场出题，规定“专家”所擅长的领域和他需要阐述的特定事物……

这是纽约一个小剧场里的场景——即兴剧 (Improvisation Theatre) 的演出。台上的表演者有专业演员——同时也是即兴表演课的老师；但大都是白天从事各种其它工作的业余演员——他们常常是参加即兴表演培训课的学生。演出有时免费，算是为学员提供实践机会；也可以卖票，票价大约在5—10美金（相当于百老汇音乐剧演出的十分之一左右），这种情况下，表演者通常算是比较专业的演员，虽然他们只是业余时间来做即兴表演。

这种即兴表演，既不是给演员做训练，也不是为戏剧创作准备，而是将演员放在剧场里、舞台上，在没有事先排练的情况下，由演员随意选题或者接受观众现场出题，然后自由分组、相互配合，演出一段戏剧情境。时间可长可短，但演出内容必定依据题目而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单人表演，如——“退票”(Money back!)，一个台上的演员根据临时拿到的题目开始任何形式的表演，观众只要感觉无趣，随时都可以大叫“退票”！这时候演员不能停下，必须想新的办法来引起观众的兴趣，直到他使尽了浑身解数，还是被大多数观众轰下场为止。

即兴剧场 (Improvisational Theatre) 亦称即兴剧，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共同的前提是，演员在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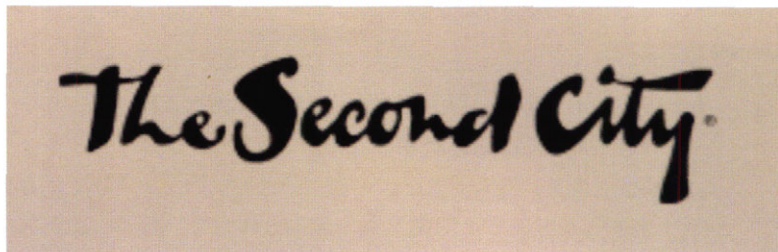


图1 “第二城”剧院开业于1959年12月16日，总部位于芝加哥。他是目前美国还在运营中的最老的即兴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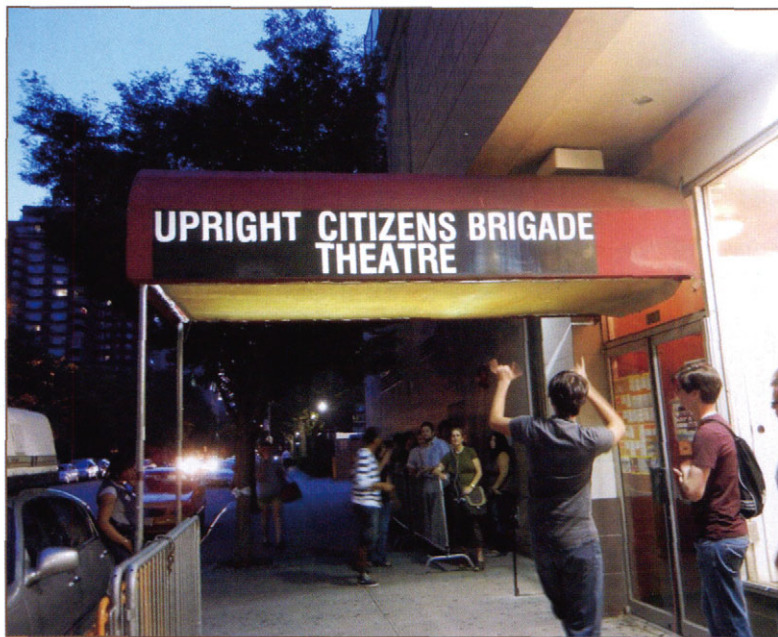


图2 纽约UCB剧院，早早就来门口排队等候买票的观众

剧本和事先排练的情况下，自然地表演互动的角色——或者是台上的几个演员之间互动，或者是那个唯一的演员和观众互动。在西方，非专业人士自发的即兴表演遍布于类似外外百老汇等诸多小剧场甚至类似酒吧的喜剧俱乐部 (comedy club) 等场所，成为他们工作学

作者简介 张博，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



习之余训练、演出甚至是盈利的表演形式。

不同于意大利假面喜剧，当代即兴剧由维奥拉·斯波林 (Viola Spolin) 与基斯·约翰斯通 (Keith Johnstone)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带入表演训练的课堂，之后很快演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并且有观众愿意购票欣赏的戏剧表演形式。

基斯·约翰斯通是国际著名的即兴大师，生于 1933 年的英格兰。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他以剧作朗读者、导演和戏剧教师的身份进入了伦敦的皇家剧院。70 年代，与别人合作创办了 Loose Moose 剧院，并发明了“Theatresports”(戏剧赛场，台湾译作即兴剧场大比拼)，成为了现代即兴喜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即兴剧场以比赛形式进行，观众如痴如醉地投入支持参赛队伍，欢呼喝彩，一如观赏球赛。戏剧赛场不受环境、人数、年龄、性别、模式等所限制，随时随地，随意拿一些道具或服饰等即能“即兴创作”，进行竞技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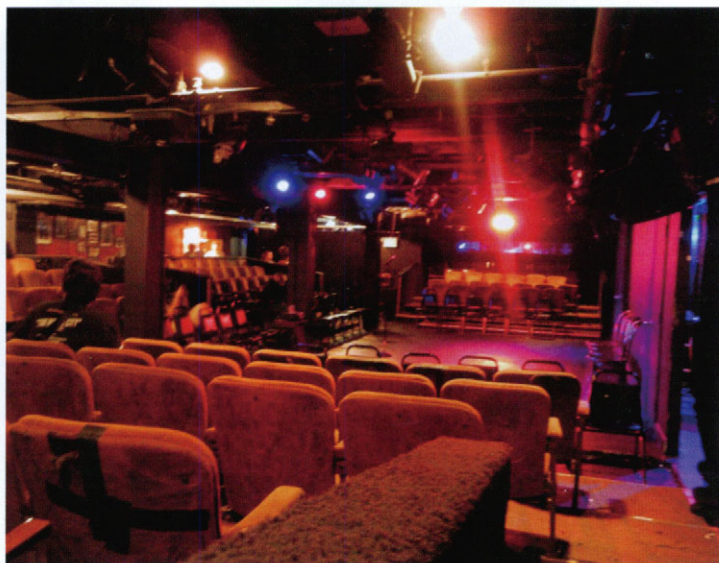


图3 UCB 剧院内部。谁都不会相信这样黑暗狭小的地下小酒吧竟是纽约市最富盛名的专做即兴表演的剧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喜剧培训中心之一。



图4 纽约的 Peoples Improv Theatre(人民即兴剧院)，比 UCB 更小也更新，在体制上与 UCB 基本一致，外厅是酒吧，里面小剧场做即兴表演，同时承担演员培训工作。

式的表演。

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教学上的约翰斯通有两本著作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叙事者的即兴》(Improv for Storyteller) 与《即兴现场表演：即兴创作与剧场》(Improv: Improvisation and the Theatre)。

维奥拉·斯波林生于 1906 年，是 20 世纪美国剧坛的一个重要革新者。她创造了一个导演技法，帮助演员将注意力放到此时此刻去即兴的找到正确的选择，就像在真实生活一样。这些表演训练后来被称为“剧场游戏”，是导演和演员们创造即兴剧场的基础。她在



图5 演出前，人民即兴剧院的舞台及观众。

《剧场的即兴表演》(Improvisation for the Theater)一书里公开了她的这些技巧，包括哲学思考和教学培训方法，以至于此书被称为“即兴剧的圣经”。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表演便出自她书中的一个训练章节，名字叫做“鸟语专家”(Gibberish)。由于为演员、导演和剧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工具和技术，她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戏剧、电视和电影。斯波林也因为对美国的即兴剧场运动做出的贡献，被认为是“即兴剧之母”。

50年代后期，斯波林通过自己的儿子保罗·希尔斯(Paul Sills)影响了芝加哥即兴剧团——第二城的第一代即兴剧演员。希尔斯用其母亲的方法去训练和导演这个剧团，使得他们能够去创造跟当下社会政治事件有关的即兴作品。斯波林自己也同时为“第二城”的演员和公众做工作坊。保罗希尔斯和“第二城”的成功使得即兴剧场大肆流行起来，形成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喜剧类型——即兴剧。

即兴表演在西方某些先锋派戏剧演出中受到很大的重视，从20世纪20-30年代的阿尔托到美国1960年代非常走红的“生活剧团”、“开放剧团”，都强调演员的即兴创作。在这里，即兴表演常常被当做一种戏剧创作方法，或者是街头政治戏剧的表达手段。当今华语舞台剧界应用即兴表演最成功的莫过于台湾的赖声川，他用“高度控制下的放开”原则，在一出戏的创作和排练阶段运用即兴方法，同步将产出的材料速记下来进行整理最后排练并完整呈现。北京的孟京辉工作室也多用来完成导演处理，《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剧便是代表。

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个名词叫“游击戏剧”，顾名思义这样的戏剧一定是极其灵活多变的。那个激进的时代过去后，这些剧团都已不复存在，即兴表演的政治功用逐渐退场的同时，自娱自乐并自我修养的即兴喜剧却慢慢热了起来。

Upright Citizens Brigade Theatre, 简称UCB剧院，这是地处纽约曼哈顿岛切尔西(Chelsea)区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剧院。与其说是剧院，不如说一个地下的酒吧更为贴切，因为它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舞台都没有。每天晚上剧场都会有即兴演出，大约每场一小时，一晚上可能有多场。一场并非一个连续的

故事演绎，而是几个不同的节目。平日票价基本在5美元一场，周末则是10美元。观众入场后，整个“地下室”便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就连座位后面也都站满了人。而最让人心舒畅的是，这里并没有百老汇剧场的条条框框，人们的手里拿着啤酒、零食，一片欢声笑语。

舞台上的灯亮了起来，演出开始。演员们在聚光灯下着便服从门后走出，站成一排，通常情况下大约有6—8个人。他们可能只是在剧院接受培训的学生，因为只有新手演出时才会“大家一起来”。节目是即兴剧里最基本的那种，两人上台临时编创一个故事情境和人物关系，演到中途其他人如果有好的想法就上台拍一个演员的肩膀(Tap Out)，这时他必须要下台，而你就代替他继续演，其情景与人物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也就是最简单的两个人的“论坛戏剧”的方法。第二个节目是“即兴音乐”，伴随着钢琴的乐声(弹奏者依据表演者的表演即兴弹奏)，演员们集体上阵，配合乐声进行一段集体即兴表演。这就弹奏着与表演者的完美配合，以及所有演员之间的默契。之后第三个节目是观众出题，例如随便某一位观众喊出一个单词“菠萝”，演员则立刻开始围绕菠萝编演一个戏剧情境——通常是搞笑的。最后上演的是两个在即兴表演界比较有名气的男演员，他们的演出最长，半小时以上，贯穿始终只讲一个故事。故事与当下社会结合，有其内涵。演员的表演搞笑而夸张，没有像专业演员一样完美的形体与台词，就像是两个普通人在嬉闹玩耍，但是观众可以感受到他们思考反应的过程、看到他们编不下去的窘相、欣赏那不时冒出来的经典语句。这时候，演员最接近的是自己而不是角色，从而也就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观众，使人感到亲切而快乐。

即兴剧总是在舞台上即时发生、喜感强烈，很随意且互动性强，这种表演形式不仅可以作为表演教学训练的方法，更是有着专业之外更广泛的用武之地。例如，现今流行的白领业余剧社、公司员工培训；各类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剧团可以以此为切入组织原创演出；即便没有任何目的，作为戏剧爱好者的自娱自乐、自我发展，这也将是一种非常具有创新性、实践性的戏剧类型。